

定位清宁人生

□ 张培胜

《老子》中说：“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。”大意是，往昔曾得过道的，天得到道而清明，地得到道而宁静。清黄鹳来《题杨人庵总戎无著图》诗：“天地贵得一，清宁以定位。”意思是说，天地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们得到过道，以清宁来定位自己，清宁就是清明宁静的意思。天地如此，推衍到人，一个人能定人生的清宁位，并一以贯之保持之，也是可贵之人。

定位清宁人生，体现着甘于低调、清爽对人、光明做事的处世风格。清代廉吏于成龙在罗城当知县时，与罗城百姓同甘共苦，由原来的日食两餐减成一餐。于成龙说：“我一个人在这里，不需要这么多东西，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奉养你们的父母，就跟给我用一样。”于成龙把人生定位于清宁，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是他的人生追求。“官之于民，犹父之于子。父不慈则子不孝，官不清则民不良。”无论是他当知县，还是升任知州，以至后来的两江总督，他都不因身处高官之位而张扬，低调行事，一心一意关心百姓疾苦，因此受到老

百姓的爱戴。于成龙的廉洁，难能可贵，贵在持之以恒，贵在淡定如菊，视名利为粪土，唯让心中那盏清宁的明灯照亮前行的路。

“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。”54岁的诸葛亮给他8岁的儿子的告诫。淡泊与宁静，体现的正是人生清宁的两种状态。这几句话真切体现诸葛亮对人生的哲理思考：一个人须恬淡寡欲方可有明确的志向，须寂寞清静才能达到深远的境界。事实上，诸葛亮的人生清宁，具有雄才大略的诸葛亮，躬耕于南阳，静观世事变化，刘备的“三顾茅庐”才使诸葛亮出山，他抱定为刘备打江山奉献的心愿，说出了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豪言，发出了“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”的感慨，没有定位清宁，没有清宁的经历，诸葛亮怎能会有如此大悟，怎么受后人敬仰？

然而，现实总是充满诱惑，总是引人徘徊。定位清宁人生不易，守住清宁更难。一些人，打小受到良好教育，定位了清宁人生，工作初始还能言行一致，谨小

慎微。可是，随着职务地位的提升，伴着外界的诱惑增多，他们清宁的初心渐渐地远离，留在身上的尽是贪图安逸和享受，好大喜功之心，结果自己身陷囹圄。新中国成立后的张子善贪污案，就是例证，惨痛的教训，让人深思。

回顾历史，坚守清宁的人给我们留下佳话。东汉时，杨震在赴任途中经过昌邑时，昌邑县令王密来拜访他，并怀金十斤相赠。杨震说：“故人知君，君不知故人，何也？”王密没听明白杨震的责备之意，说：“天黑，无人知晓。”杨震说：“天知，神知，你知，我知，何谓无知？”王密这才明白过来，大感惭愧，怏怏而去。“人间正道是沧桑”“没有不透风的墙”，正义总会降临，邪恶迟早会受惩罚。

定位清宁人生，保持初心，这是人生的大智慧。人生路上，荆棘丛生，诱惑众多，唯有定位清宁，然后不懈坚守清宁，人生方向才不会偏离。这可贵的人生态度，必然助你的人生绘出别样的精彩画卷。

——摘自《肥东晚报》

人生

谁能砸开坚硬的椰子

□ 关鑫

遇见一道选择题：橡皮筋、榴莲、口香糖，三种物品中，哪一种可以砸开坚硬的椰子？

橡皮筋该套在椰子上吧？球状的椰子，估计不是几根橡皮筋就可以给它勒破的。口香糖，那么软软的东西，怎么可能砸碎一只椰子呢？看来选项就只能是榴莲了，毕竟榴莲那么肥大，身上又长满了刺。

有人立刻做实验，无论是拿椰子砸榴莲，还是拿榴莲砸椰子，受伤的，总是满身是刺的榴莲。

橡皮筋也要做实验，一只椰子上整整套了两千根橡皮筋，套得满满的，椰子却一点变化都没有。

难道一块口香糖可以砸开一只椰子吗？大家不信，不过实验总是要做，索性就把这游戏做得有趣一点吧——有人把口香糖捏了捏，捏出一个尖锐的圆锥模样，黏在桌子上，然后举起椰子，虚张声势地向口香糖砸去。

奇迹出现了，椰子应声被砸开，椰汁汩汩地流出来。

一块口香糖竟然能打开一只椰子，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。

科学家解释说，口香糖是非牛顿流体，这种物体的特点就是：你软软地、温柔地对它，它就给你以柔软温情，你强硬地给它以重击，它就会不客气给你以坚决的反抗——软物质最大的特点就是，只要你给它一点作用，它就会有大的反应。

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如果有形的话，也该是非牛顿流体吧？

如果没有遇见骤然的碰触，如果伸出手，轻轻地、温柔地切入，这时，感情就是浓稠的液体，既可以深入其中，又可以自由地出来。就算稍作搅动也没什么，那液体还会顺着温暖的手臂向上攀爬呢，科学家说这叫作爬杆效应——人与人之间互相示弱，温柔以待，相处起来就会越来越好。

如果准备了老拳，咬牙切齿地砸下去，那看起来如水的温柔也就一下子变了模样，毫不客气地把你的力道反弹过来；你慢慢地、温情地足下，就会陷入其中，你又蹦又跳，又踩又踏，那扇柔软的心门也会紧紧地关闭，感情再也无法接续。

肯放下姿态，肯迁就彼此，友谊的小船才会一帆风顺，倘若做小人使出卑鄙手段向朋友出重拳，或者有事没事踩朋友一脚，势必也会得到来自朋友的强硬的反作用力。

遇见善良会变得更善良，遇见搅扰则纠缠不清，遇见迎头砸下的椰子，就坚决把它刺破，让它体无完肤。口香糖能砸开椰子，“绕指柔”可以化为“百炼钢”。在感情世界中，每个人都是“非牛顿流体”，你付出什么，就会得到什么。

感情就像口香糖，要想驾驭它，就把它含在嘴里，细细品咂那甜蜜的滋味，切不可让它变成一把尖锐的锥子，碰撞过后只留下伤痕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点滴

我够了

□ 阿蒙

如何对待这个日夜不停地提速的时代，每个人都该有个自己的决定。在我看到的与大多数人背道而驰的人生中，有一位是淡水河边的老阿妈，她在那里卖麦淇淋蛋筒，别人卖15元新台币，她卖10元，每天还早早就收摊。我的一个朋友有次实在忍不住问她这是为什么，老阿妈的回答是：“我够了。”真是振聋发聩。

也许所有的秘密都在这里了。对抗这永无宁日的飞奔，“够了”可能是真正的解药。满足感毫无疑问是幸福感的来源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希望得到更多和希望拥有幸福，二者很大程度上是相悖的。

——摘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期待的魅力

□ 东山银杏

人必须生活在期待中，不管你期待什么，必须有所期待。期待是生活的动力之源。你可以期待父母健康平安，期待自己有所成就，期待明天有个好天气，期待钓鱼能有收获，期待自己种的花草能茂盛开花，等等。总之，对未来有所期待，你的生活才有意思、有价值。

我们的双脚，要行走在实现所期待目标的路上。芸芸众生，没有人的行走会漫无目的，即使随便走走，也是期待散步能让身体更健康，心情更愉悦。

期待的目标一定是向前、向善、向光的，这是上天的赋能，也是生存的意义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沉默与说话同等重要

□ 赫塔·米勒

沉默与说话同等重要。沉默可能让人产生误解时，我需要说话；说话将我推向歧途之时，我又必须沉默。

沉默不是说话过程中的一段停顿，而是一个独立的过程。我所熟悉的家乡的农人，没有把使用词语变成一种习惯。如果不谈自己，他们就没什么可说的。

我们祖孙三代同住一所房子，同处一个庭院，彼此沉默着擦肩而过。我们使用共同的物品，心却了然离散。如果没有倾诉的习惯，也就不需要用词语思考，更无须用说话来提示自己的存在。这样的一种内心态度，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不具备的。一个人习惯了这样的态度，就会无视人们的沉默。大家根本不想说话，只将自己锁进沉默中，用目光将他人环抱。

城里人喜欢问自己亲近的人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我小时候没听过这个问题，也没听到有人回答：“什么也没想。”这个结果往往不被接受，被人们理解为借口，试图转移发问者的注意力。我们喜欢假定别人总在想点什么，假定他肯定知道自己在想什么。

我却以为，人们可以“什么都没想”，也就是说，他不知道自己正在想什么。在不用词语思考时，他就“什么都没在想”，因为他的思想无法用语言表达，不需要词语的轮廓。思想在脑中伫立，话语却飞走了。沉默躺着，躺在那里散发着自己的气味，和我站在别人身旁注视自己的地方一样。

沉默在花园中是金合欢的香味，或

是刚刚割下的三叶草的气味；在房间里是樟脑或柜子上的一排椴椴味；在厨房则弥漫着面粉和肉味。每个人在脑子里都驮着他的楼梯，沉默顺着楼梯上下下。从表面上看，写作和说话很类似，但实际上，写作是一种独处。

落在纸上的文字之于经历的事件，相当于沉默之于说话。我将经历转化为句子时，一个幽灵飘移般的迁徙开始了。事实的内脏被打包进词语，学着跑步，跑向迁徙开始时还未知的目的地。

为了停留于这样的意象之上，我在写作时，仿佛在森林里支了一张床，在苹果中放了一把椅子，街上跑来一根手指。或者相反：手提包变得比城市还大，眼白比墙大，手表比月亮大。

经历中有地点，头顶和大地上有天空，或晴空万里或乌云密布，脚下有柏油路或地板；经历中有时间环绕，眼前是光明或暗夜，对面有人或物。事件有开端、过程和结果，皮肤能感觉到时间的长短。

写作将经历变成文字，却永远不会使它成为一场谈话。事件在发生时，无法容忍事后用以记录它们的词语。对我来说，写作就是在泄密与保密之间走钢丝，并且二者处于不断变化当中。泄密时现实转向虚构，虚构中又透出现实的曙光，尤其在文字形成之前。

人们阅读时感受到的一半内容是无法诉诸文字的，它们在头脑中引发迷失，开启诗意的震撼。这种震撼我们只能在无语中思考着，或者说，感受着。

——摘自《农村大众报》

